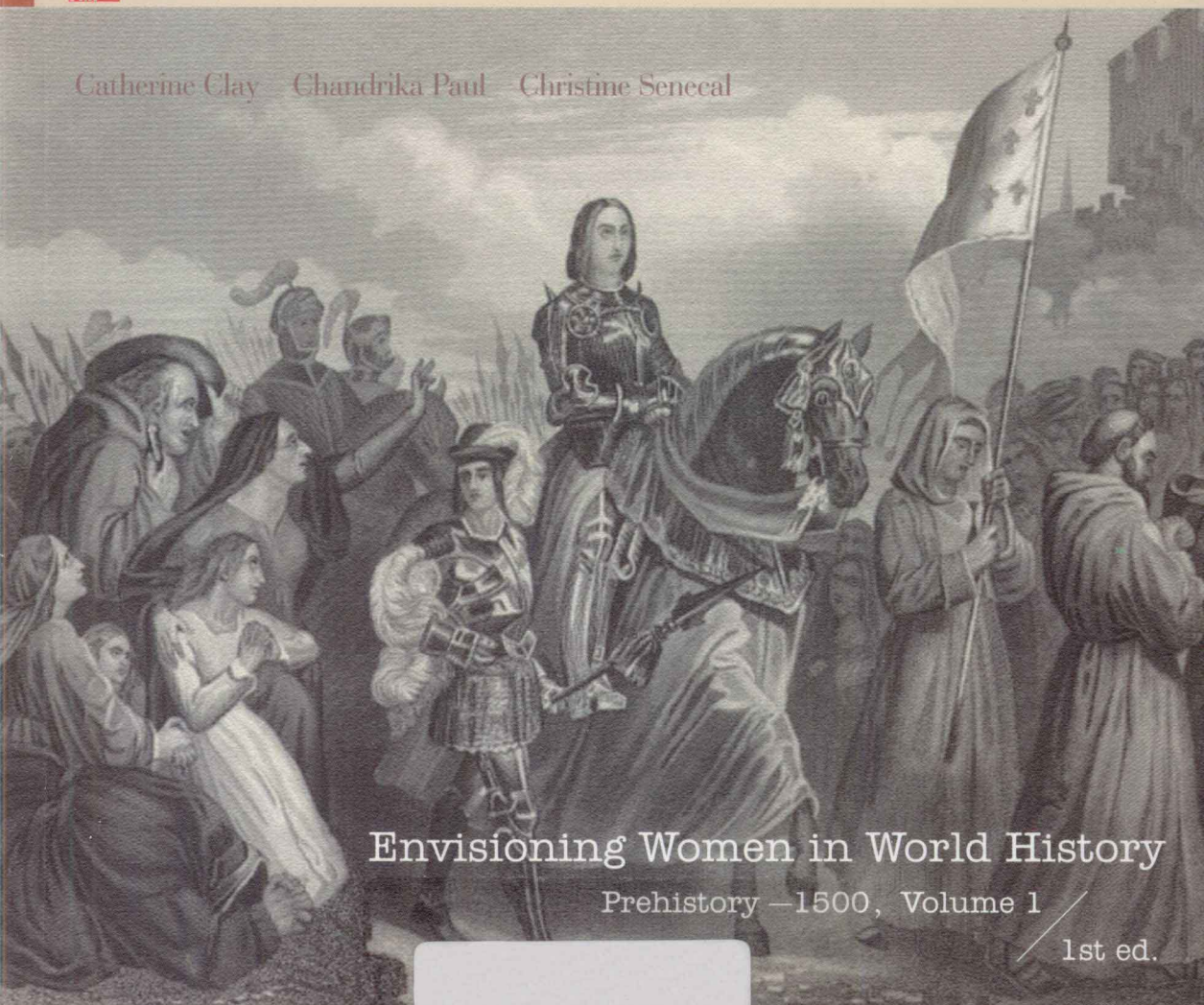


Catherine Clay Chandrika Paul Christine Senechal



Envisioning Women in World History

Prehistory—1500, Volume 1

1st ed.

世界妇女史

上卷

从史前至公元1500年

[美] 凯瑟琳·克莱 钱德里卡·保罗 克里斯蒂娜·塞内卡尔 著
裔昭印 张凯 译

Catherine Clay Chandrika Paul Christine Senecal

Envisioning Women in World History

Prehistory to 1500, Volume 1

1st ed.

世界妇女史 上卷

至公元1500年

[美] 凯瑟琳·克莱 钱德里卡·保罗 克里斯蒂娜·塞内卡尔 著
裔昭印 张凯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妇女史:从史前至公元 1500 年. 上卷/(美)
克莱,(美)保罗,(美)塞内卡尔著;裔昭印,张凯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格致人文读本)

ISBN 978-7-5432-2045-4

I. ①世… II. ①克… ②保… ③塞… ④裔… ⑤张…
III. ①妇女-历史-世界 IV. ①D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4642 号

责任编辑 顾悦

封面设计 路静

格致人文读本

世界妇女史 上卷

从史前至公元 1500 年

[美]凯瑟琳·克莱 钱德里卡·保罗

克里斯蒂娜·塞内卡尔 著

裔昭印 张凯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hibooks.cn
www.ewen.cc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43,000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045-4/K·185

定价 32.00 元

前 言

人指的是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而是通过将其与男人比较来解释女人；她不被看做一种独立的存在……她只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她是附属的人，是与主要者相反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的，而她则是“他者”……但我们不禁会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属于男人的？^[1]

妇女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的传统说教是……除了为自己的女性气质感到荣耀外，她们不指望有更好的命运。专家们告诉她们如何穿着打扮，怎样使举手投足更有女人味……她们被教导去怜悯那些神经质的、缺乏女性气质的并且不快乐的女人，这些女人想当诗人或是外科医生，或是总统……(Friedan, 1963)^[2]

1953年，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著《第二性》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波伏娃为女性较低的社会地位提供了一种解释。她的这本书与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1963年)一起成了指导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妇女运动的开创性著作。如上面的引文所示，波伏娃与弗里丹一致认为，有史以来，女性与男性相比，一直处于次要的地位。她们的著作使学术界对父权制——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机制——起源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一些学

者不同意她们的分析,认为曾经存在这样一些社会,其中的女性大体上享有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不同社会中的女性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历史学家尚无法形成一种对父权制起源的简单解释,或对其表现形式作出普遍性的描述。

- 我们的这本书——《世界妇女史(从史前至公元 1500 年)》,是从全球的视角来讨论这些问题的。对历史上妇女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在承认不同时空中存在变化的同时,指出女性经历的主要模式。女性所扮演的角色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静止的。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力、她们的性生活和生育的权利以及她们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依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妇女的作用或力量的含义和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妇女并不总是能够反抗她们所受到的压迫。实际上,那些最富有的妇女可能已经接受了这种性别上的不平等。她们认为这一点
- 2 对维持她们的上层社会地位是必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城市社会允许妇女在某些领域,如在宗教和经济生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妇女也从未获得与男人们完全平等的地位。

历史编纂

世界史与比较史学自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美国的各个大学、学院和高中日益认识到这些学科在提高学生对各种不同社会的认识方面有重要作用。在过去的 40 年里,妇女史已发展成为一个正规的历史学研究领域,在性生活史、男性气质史和性别史研究方面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在这些不断发展的学科中,很少有学者尝试过“在全球范围内考察妇女史”^[3],对妇女境遇的跨文化研究迄今为止仍然乏人问津。

为了弥补这种缺憾,早在 1984 年,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就启动了一项宏伟的计划,以便整合各种可得到的、与非西方妇女相关的信息。这一计划的成果便是 4 卷本著作——《恢复包括妇女的历史》(*Restoring Women to History*)出版,其目标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对非西方女性境遇的专题历史综述。1995 年,世界史学者萨拉(Sarah)和布雷迪·休斯(Brady Hughes)根据自己搜集的原始史料,结合世

界史和妇女史,完成了《世界妇女史》(*Women in World History*)一书,为学术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该书的第一卷中,作者们声称了解近代以前妇女的境遇是理解现代女性气质建构的必要前提。她们谦虚地把自己的著作形容为“一道开胃小菜”,是一场令人期待的宴会的前奏。^[4]她们确是“全球化妇女史”的开拓者。2001年,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出版了《历史中的性别》(*Gender in History*)一书,对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进行了综述。我们撰写此教材的目标是就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前近代文明中的父权制结构和女性境遇,为学世界史专业的本科生提供综合的、比较的历史性分析。

资料

研究近代历史中的妇女要面临一个独特的问题——资料的性质。首先,与较晚的几个世纪相比,公元1500年以前妇女所写的资料,如法典、宗教文本、信件、日记、自传、小说和剧本等,相对较少。而那些保存下来的资料实际上只反映了片面的情况,因为它们仅表达了社会上某个封闭群体中妇女的观点。在近代以前,只有那些上流社会的女性或通过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如加入佛教寺院,进入基督教女修道院,或成为一个苏非神秘主义者(主要是社会上富人的选择)——而反抗父权制限制的妇女,才能掌握文字书写。她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上层社会关系的重要线索,但这些妇女的边缘性极大地影响了她们所表达的内容——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结果,甚至保存下来的由妇女所写的资料也充满了空白和歪曲。

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关于公元1500年以前普通妇女生活的知识甚至更有限。例如,阿兹特克人的纳贡体系维持着经济运行,保证了祭司们定期举行人祭活动。而关于女农民对该体系的反应,我们没有正式资料。作为上流社会所实践的习俗,如萨蒂(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缠足(中国宋代)或蒙面纱(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社会和伊斯兰世界中),向下缓慢渗透,并被下层社会的妇女所接受。我们无法确定她们对这些习俗传播的反应或抵制。

所以,面对妇女所写资料和非上流社会声音的缺乏,学者们不得不主要通过

分析有特权的男人所写的资料来帮助重构近代以前妇女的生活状态。这些作者的偏见本身便反映了不同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期望。例如,公元前 4 世纪雅典剧作家让剧中的女性人物说话,但写这些话的头脑却是男人的。类似这种歪曲的其他例子(但却是重要的一手资料)有印度笈多王朝的《摩奴法典》、阿巴斯王朝的伊斯兰教法、中国古代孔子的“三从四德”。通常这些资料中所倡导的理想的女性品质是温顺、禁欲和专心家务中的一种。这些资料主要着眼于上流社会,为妇女们制定她们被期望遵守的行为准则。我们推测,现实中有些上层社会的妇女挑战了加在她们身上的父权制束缚,另外一些女性则满意于自己的状况,有的甚至利用权力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权威。

4 这些资料的另一个问题是,与那些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妇女——但相对于其丈夫来说是次要的——所抱怨之事相关的信息不具有代表性。例如,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赫蒂彻(Khadija)和阿伊莎(Aisha),或阿巴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al-Rashid)的妻子祖拜德(Zubaida),我们知道得很多,相对而言,关于生活在同时代的女性农民和工人就很少了。我们可以推测,那些女人之所以在男人们所写作的正式文献里被提及,是因为她们被视为“理想女性”,她们弥补了其丈夫权力的不足,而又未对之构成威胁。所以,近代以前,正式文献中涉及妇女(尤其是社会下层的)的地方很少,这对相关的研究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为了设法填补这一空白,历史学家已开始与其他学科,如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展开合作。通过对不同的材料,如考古遗迹、诗歌、民间故事、法庭记录、买卖契据、账本、绘画、丧葬、咒文、手工艺品及其他物质文化实例的分析,他们正在将公元 1500 年以前妇女的生活图景编织在一起。

组织与结构

对公元 1500 年以前妇女地位的下降与流变进行跨文化分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明晰这一过程,我们按一般世界史教学的常规,选择了早期人类历史的 7 个不同时期为考察重点。它们分别是:(1)女性在公元前 1000 年亚欧大陆的经历;(2)女性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经历;(3)女性在笈多王朝时期的南亚和东南

亚的经历；(4)女性在玛雅和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的经历；(5)女性在中国唐宋时期的经历；(6)女性在阿巴斯王朝时期的经历；(7)女性在西欧中世纪中后期的经历。

为了彰显连续性,我们在7章里安排了几个共同的主题。每章始于一项对历史背景的宏观描述,以便于不熟悉该文明历史的学生能对影响社会性别关系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政治社会背景有所了解。然后,各章对妇女在社会、宗教和经济生活中的贡献及获得公共权力的方式——如果有的话——进行了一个综述。由于采取这种按地区和主题划分的方式,相对于其他章,每一章都可以看做独立的一部分。另外,通过在各章开头安排容易引发思考的对比性问题,我们希望本卷书对学生有学术启发意义,同时使教师在布置作业时有更多的灵活性。

提出的问题

父权制的本质是限制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地位,使之从属于生殖。如以下各章所揭示的,妇女的地位并不一致,而是随着各种社会多样的家庭结构、军事化程度、国家或帝国的形成程度及阶层划分而变化的。在一些社会中, 5
如古代雅典、印度笈多王朝和中国宋代,上流社会的妇女的生活都是典型的父权制下的类型。尽管如此,在这种模式中仍有一些女性,如斯巴达和东南亚的妇女或佛教中的尼姑,成功抵制了强加给她们的限制。本书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到底哪些因素导致了一些女性陷入困境,而同时允许另一些女性在文化圈内外获得了对自己生活更大的掌控权?

为了帮助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在这本书中,我们围绕以下几个便于进行比较的问题组织了叙述:(1)是什么因素限制了妇女对正式政治权力的参与?(2)不同社会中的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是缘何形成的?(3)妇女们在经济上取得独立的方式如何为她们开启了在社会中获得自治的道路?(4)在许多社会中,妇女对宗教仪式的正式参与为什么常和她们在其他公共生活中的地位不同?(5)为什么妇女们的现实生活与权威文献中所规定的理想类型不一致?

世界历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统治和压

制。用波伏娃的理论思考这个现实,意味着社会上任何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都视较缺乏这种地位的群体为“非本质的”或“他者”。考虑到两性之间的对等关系,既然历史上男人认为女人属于“他者”,他们便由此成了“主体”或“自我”。波伏娃和弗里丹希望女性找回“自我”,而不再只是社会中被动的“他者”。正如读者将在本书中所见,女性们为表达自己的抗争已经开始很久了。

【注释】

- [1]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H. M. Parshle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0).
- [2]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Norton and Company, 1963).
- [3] Kevin Reilly, foreword to *Women in World History*, vol. I, *Readings from Prehistory to 1500*, Sarah Shaver Hughes and Brady Hughes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xi.
- [4] Ibid., xvi.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公元前 1000 年以前欧亚大陆的妇女 / 1

第二章 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妇女：希腊古典时代及罗马帝国时期
(约公元前 500—公元 500 年) / 27

第三章 笈多王朝的遗产：印度和东南亚 (约公元前 320—
公元 1500 年) / 56

第四章 中国唐宋时期的妇女 (公元 618—公元 1279 年) / 90

第五章 中美洲文明 (约公元 200—公元 1500 年) / 123

第六章 伊斯兰世界的妇女：从伊斯兰教出现前的阿拉伯到
阿巴斯王朝 (约公元 500—公元 1258 年) / 152

第七章 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 (公元 1050—公元 1500 年) / 183

结语 / 213

推荐阅读书目 / 218

索引 / 223

译后记 / 235

第一章 公元前 1000 年以前欧亚大陆的妇女

总的看来,从最早的狩猎采集者人类共同体出现(约 4 万年以前),到公元前 6 1000 年欧亚大陆城市中心的优势地位确立这段历史时期中,妇女的地位是逐渐下降的。在最早的人类共同体中,性别角色是灵活的,很少强调对妇女性行为的控制,对于男女两性的劳动给予同样的尊重,女性精神(female spirituality)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一些地区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男性通常掌握了其国家的政治权力,性别角色日益变得刻板僵化。妇女的性道德往往成为公众所关注的事,人们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来迫使单身女性保持贞洁,或者要求妻子忠诚于其丈夫。由于妇女的角色逐渐限定于家庭事务,离开公众视线的工作被看做适合女性做的事。妇女的主要职责是制作食物和衣服、生育并照顾孩子,与这些职责相比,她们所做的其他工作被认为是次要的。许多早期人类社会的创世神话表明,著名的女神被男神所取代,女性作为祭仪领导者的作用似乎也大为减弱。

从公元前 1000 年以前出现的四种不同的欧亚公社中,我们可以看到妇女生活状况的倒退过程:

狩猎采集者:人类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内是狩猎采集者,过着流动生活的人们靠猎取不同的动物和采集各种植物为生。证据表明,在这些社会中,男女两性的性别关系十分平等。然而到了 21 世纪,那个时代的精神几乎所剩无几。 7

牧民与村民:大约在公元前 1 万年,一些群体开始靠栽培植物或者驯化动物为生,或者同时依靠两者生存。那些继续过着游牧生活、专门以驯养动物为生的

人们被称做“牧民”，而放弃游牧的生活方式并迁移到固定的农业居住点的人们则被称为最早的“村民”。在这两种人的公社中，男女两性的地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牧民和村民们仍然以一种非常灵活的方式看待性别角色，并且十分尊重妇女的劳作。

城市居民：那些生活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的人叫做“城市居民”。早在公元前 3500 年，欧亚大陆就开始出现城市，一般说来，这些公社的产生预示着妇女将面临新的不平等。最后一类公社中妇女的经历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以上是妇女史中普遍的经济发展趋势。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四种公社——狩猎采集者公社、牧民公社、村民公社和城市居民公社——有时是交织重叠的，往往难以彻底分开。狩猎者与采集者共存，并且与牧民、村民和城市居住者相互影响。因此，妇女的地位依据两种条件而有很大差别：首先，看她们所在的社会的环境（她们的公社与其环境的关系，其周边环境能否生产农作物，或者提供放养牲畜的条件）；其次，看她们是不是城市居民。

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公元前 1000 年以前，但那时的人几乎没有留下可供现代历史学家分析的文字记载。书写的资料——古抄本（宗教文稿）、国王们的宗谱、诗歌和神话——在很长的时间内被历史学家看做研究人类过去的唯一适当的证据。因此，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城市文明的产生作为世界史叙述的开端，因为在那时，文字资料才开始出现。构建合适证据的狭窄视野被兼容并蓄的全方位考察的方法所取代，这种方法得到了具有突破性的科学技术的帮助。学习“阅读”早期人类留下的一切线索的决心，推动着人们使用新方法。现在，历史学家依靠诸如考古学、DNA 分析、法庭科学、语言学和民族植物学等领域的知识来考察人类的过去。例如，考古学家使用遗骨、墓地、劳作区、垃圾坑和建筑物遗迹来描述早期人类的生活。对于远古时代来说，历史变成了侦探故事。我们设法依靠专家根据各种证据所进行的细致工作来更全面地建构当时的情景。然而，即使在文字资料得到其他证据支持的时候，我们的描述仍然是不全面的，并
8 会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历史上妇女的无数故事或许永远无法得知。不过，本章将依据许多领域最好的考察成果来说明，在公元前 1000 年以前城市化和军事化的过程中，欧亚大陆妇女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并解释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

本章着重探讨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发展起来的最早的人类共同体。这块大

陆在历史上人口最为稠密,被驯化的动物种类也最多。而且,与其他地区相比,欧亚大陆的历史因其更大规模的文明间交流而获益更多。这种交流主要是通过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文明地区相连的陆路与海路实现的,该地区占据了现代伊拉克到其他三个文明的广袤区域:穿过沙漠前往东北非的尼罗河流域;沿着波斯湾和印度洋海岸到达印度河口;踏着商队的足迹抵达东亚,这条路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最后,尽管来自欧亚大陆有关公元前 1000 年以前社会状况的史料不够充分,但它仍然提供了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多的信息。我们首先简要地描述狩猎采集者的生活,然后依次考察公元前 1000 年以前欧亚大陆的村民、牧民和城市居民的状况。

最早的社会:狩猎采集者公社中的妇女(公元前 1 万年以前)

没有证据显示,古代欧亚大陆的狩猎采集者社会中存在父权制——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事实上,考古证据表明,在这些觅食群体中,女性在社会、经济和宗教领域中像男性一样得到重视。但是,这种相对的平等主义与一些满怀希望的历史学家所虚构的在早期人类史上存在的田园诗社会有很大差距。尽管我们缺乏资料说明其具有男权社会的普遍特征,但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认定曾经有一个女神统治的时期或一个基于母性的女性统治男性的时代。 9

社会生活和地位

考古证据以及与现代的狩猎采集社会的比较表明,古代从事狩猎采集的女性比其他类型公社的女性享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她们在这个群体的生存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个群体通常有 25 个人,大多数没有血缘关系,她们为了生存,以合作的方式群居。洞穴壁画描述了女性寻觅植物的场景,这表明她们可能是主要的植物采集者。由于那时大多数人都依赖由植物而非动物所提供的营养和热量而生存,这使得女性的劳动对于她们的群体而言是无价的。这相应地导致了女性整体地位的提高。妇女作为植物采集者的重要作用和她们在社群中因此而持有的崇高地位可以在现代非洲昆族人(Kung people)的例子中得到验证:肉

类供给了他们所需热量的 30%，其余的 70%来自妇女所采集的植物。

历史学家使用古代遗址的类似证据以及与现代狩猎采集社会的比较来建构和描绘这些女性的社会生活。狩猎采集群体与其他生活方式最鲜明的对比在于群体高于家庭的社会控制机制。这些群体从一处暂时的栖息地迁移到另一处，共同合作寻觅植物，捕猎动物，分享食物、水和庇护所。

10 尽管这些群体可能不在，也可能在男性的领导之下，但一些历史学家表示，由于妇女共同劳作来抚养孩子，所以她们逐渐成为许多群体的社会中心，母权或以母亲为中心的公社可能成为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共同体模式。从事觅食活动的妇女的寿命只有 25 年至 30 年。她们生孩子间隔的频率一般是 3 年至 4 年(母亲可能使用哺乳作为一种早期的控制生育的方法，以抑制排卵)。依靠觅食维持生存方式的短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使得频繁生育成为十分困难的事。养育较少的孩子意味着，女性的生育角色不比她们的其他角色更为重要。此外，由于原始人早期死亡率较高，许多孩子失去母亲，其他亲属或者群体的成员便共同承担起抚养他们的责任。如果一个群体的妇女确实在养育共同体的孩子方面起到主要作用，那么她们就会参与该群体的重要决策活动，例如，何时在何地扎营等。

工作角色的评价

虽然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妇女在采集植物和养育其群体的孩子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总的说来，在这里，工作的性别角色要比其他类型的公社灵活得多。历史学家根据考古证据推断，与“男性狩猎者”的刻板印象不同，狩猎并不完全是男性的职业。熟悉人类历史这一时期最著名证据的读者，可能会想到现代欧亚大陆西部洞穴中保存的关于猛犸象和野牛的绘画。由于男性更适合外出捕获这些动物，所以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男性在猎取大型动物的活动中占优势。

然而，当我们注意到其他考古证据时，就会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情景，明白究竟谁在打猎以及什么动物对于狩猎采集群体是最有用的。例如，在现代乌克兰，考古学家发现了 2 万年以前用猛犸象骨建造的棚子。对于这些骨头的仔细观察表明，搭建棚子的群体也许是捡了已死动物的骨头，而不是真正地猎杀了这些强有力的动物。事实上，许多考古证据显示，对于早期人类共同体来说，猎取小型动物要比猎取大型动物重要得多。在古代觅食遗址(也在乌克兰)中发现的

大量兔子骨骼说明,与大型动物相比,这些小型动物更多地为狩猎采集群体提供了肉食。古代陷阱的遗址表明,妇女和孩子能够像男人一样轻松地抓获兔子和其他小动物。此外,我们知道,妇女在许多狩猎采集社会的捕鱼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现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古墓中,女性与鱼骨和鱼钩葬在一起,这显示了在该共同体中妇女与捕鱼的联系。在其他早期人类共同体中也有妇女在陆地和水上渔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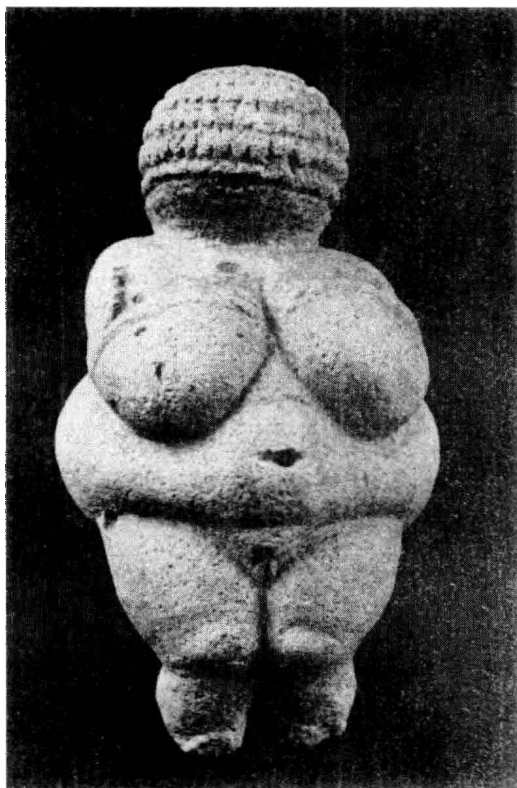
11

狩猎采集社会的妇女在其他生存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同样十分突出。由于妇女是最早的定居村庄和牧民公社主要的纺织品生产者(公元前 1 万年以后),因此许多历史学家推测,纺织品制作对于较早的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妇女同样十分重要。历史学家也确实拥有少量的证据显示,早在 2.7 万年以前,欧亚大陆西部就出现了纺织品生产和篮子编织。当时有一种便捷的织布方法叫做“带子纺织法”,人们把薄薄的植物纤维织成带子,经过一系列加工,最后把带子缝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块较宽的布。妇女或许也发明了觅食者生活所需的其他工具,如用来收集食物的皮袋、猎取小型动物的布带和织布机等。但在考古记录中,这样的自然材料很少能够保存下来。根据早期人类具有的创造能力,觅食的妇女可能发明了一种挖掘用的棍子来搜集植物的根与块茎。

宗教中的妇女

要想了解狩猎采集文化和世界观,就必须从我们所知道的较近代的狩猎采集者往回追溯。历史学家推测,宗教可能是在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与实践逐渐产生的,根据这种信仰,人们认为,灵魂栖息在有生命与无生命的物体之中,一些灵魂是有害的,而其他灵魂则是无害的;自然界和超自然界相互分离又彼此渗透,有时是互通的,有时这种分离甚至根本不存在。如果说万物有灵论确实是觅食的精神基础,那么,这将有助于历史学家分析早在 2.2 万年以前欧亚大陆从西班牙到俄罗斯广大地区所出现的维纳斯雕像。这些臀肥乳丰的女性小雕像强调了妇女的生殖能力。虽然男性雕像也不少见,但人们发现了更多的女性雕像。一些人认为,这些雕像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大母神的普遍信仰;另一些人则推测,它们代表着各种不同的丰产女神。然而,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提出,这些小雕像或许是用来帮助妇女怀孕的、具有魔力的东西,它们也可能体现了对炉灶的精神保

- 护。事实上,考古学家在靠近狩猎采集者的炉灶遗址处发现了许多这样的小雕像。在一些后来的村庄共同体中,存在着用雕像来保护家园的仪式,因此有些历史学家推测,狩猎采集者的维纳斯雕像具有同样的作用。
- 12



注:狩猎采集者或许制作了这些雕像来祈求其保护,或者帮助他们实现丰产的愿望。

图 1.1 来自奥地利的女神雕像

萨满教^①(Shamanism)也提供了狩猎采集公社的女性精神的证据,它是一种在欧亚大陆东北部的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的文化习俗。萨满是当时人们的精神指导者,在他们的公社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萨满因能够跨越看不见的精神世界和普通人看得见的日常世界的界线而受到尊重。对墓葬遗址的分析表明,一些女

① 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现主要流行于亚洲和欧洲的极北部。它以据说能治病并通鬼神的巫师——“萨满”为中心,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译者注

性在后来的牧民社会中担任过萨满。因此,历史学家推测,女萨满或许在欧亚大陆东北部最早的狩猎采集公社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我们判断,狩猎采集公社的妇女在社会、经济和宗教领域中大体上与男性处于平等的地位。

13

驯化者群体:最早的女牧民和女村民(公元前 1 万年以后)

大约在 1.2 万年前,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即牧民和村民时期。狩猎和采集群体仍然兴旺,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专门驯养动物,其他人则永久地定居下来从事农业。村民和牧民们逐步进入欧亚大陆的部分地区,并在公元前 3500 年,当最早的城市开始出现的时候,控制了这块大陆。

在贯穿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上,牧民开始养马、骆驼、绵羊和山羊。早在公元前 4000 年,黑海附近的牧民们就开始养马。在许多地方,绵羊的放牧也已经开始。

农业村庄最初在欧亚大陆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发展起来:在围绕着现代伊拉克、土耳其和东部地中海的肥沃新月^①地带,已经生长出多种多样的植物,可供农人进行试验。公元前 3500 年,由于和欧亚大陆的交往,尼罗河流域的公社也开始从事农耕。

毫无疑问,牧民和村民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但是两者间却有着不可忽略的相互影响。因此,居住在欧亚大陆中部塔里木盆地的牧民们在公元前 2000 年就开始饲养绵羊并用羊毛编制毛毡,不过他们也采集植物,种植从欧亚大陆西部的村庄带来的小麦。这样的牧民还与定居在印度北部的公社有联系,用从印度进口来的山羊毛制作羊绒。牧民与村民的相互联系导致了两个社群间的知识交流,于是两者都开始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甚至可能早在公元前 5000 年前,一些牧民已经掌握了挤奶的技能,并能将牛奶加工成奶酪或酸奶,后来他们又将这

① “肥沃新月”(Fertile Crescent)是美国学者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提出的术语,指西亚两河流域连接地中海的一片弧形地带。因其土地肥沃,形似弯月,故名。这个地带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产生过巴比伦、亚述等古国及腓尼基人的城邦。——译者注